



今日立夏

一夜薰风“立夏”来

张新文

“四时天气促相催，一夜薰风带暑来。”薰风即暖风，暖暖地吹着，便把春天吹走了，又把夏天吹来了。季节总是在不经意间，悄然换了岗。

“立夏”这天的晚上，邻家老爷子在夕阳的映衬下，把吃饭的桌子搬到院子里，端坐在竹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和着收音机里播放的京剧，眯着眼睛摇头晃脑，手上沾着小酒杯，日子开始惬意如神仙般地在夏的舞台上氤氲着……

季节这东西有时跟个孩子似的，很调皮。比如初春，寒冷尚未消退，梅花就在枝头绽放报春了，可空气依然冷得叫人伸不出手来；有时气温升高让人感觉可以脱下棉衣，寒气却又突然袭来——春天其实是能很折腾人的季节。

而夏天总是很热烈地就出现了，像个热恋中的小伙子，没有提前打招呼，便突然站在了恋人的面前，带着一丝阳光和清新，很是精神。

很多人说夏季是从孩子爬树吃紫色的桑葚开始的，也有人说夏季是从街上美女露出藕段似的臂膀开始的……我则认为，真正的夏天是从饭桌迈出门，走到屋外开始的。

我儿时生活在农村，记忆里夏天的傍晚，家家户户都把饭桌搬到门前树下，把装满稀饭的黄盆端出来放到木椅子上。勤快的小媳妇儿麻利地帮婆婆把饭碗拿出来，盛好一碗一碗的稀饭，只待家里人下地干活的男人们回来入座。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饭，就着夏季黄昏的微风拉着家长里短。

每到这个时候，邻居间也会端着碗东家走走、西家逛逛。饭菜是不分家的，你吃我家的，我吃你家的，一高兴也会组起吆五喝六的喝酒行列。乡下人喝酒可没那么多讲究，多用碗而不用酒盅。他们不会繁文缛节，喜欢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那才过瘾，图的就是个豪爽和随性。倘若没菜，人们便抓起一个青椒往衣襟上擦擦，继而塞进嘴里大嚼起来；若没板凳，随便抱个装满粮食的袋子放到屁股下面，坐着也舒坦；若喝着喝着没酒了，便呼唤院子里玩闹的孩子拿上空瓶子，去杂货铺打些散装酒来。

我那时常当跑腿的，大人们总会给些买糖钱作“小费”，杂货铺里那些包着花纸的甜蜜糖果是我不厌其烦跑腿的动力。吃完糖后，我连糖纸都舍不得丢，把它们夹在课本里，等上学的时候，再在同学面前炫耀一下，心里的甜在稚嫩的脸上绽开了花……

初夏时节，一些原先看似不起眼的蔬菜开始了加速生长，特别是豆角和黄瓜，像长了攀岩的手，沿着主人搭的篱笆架，拼命地往上爬，一副争先恐后、互不相让的样子。那时候，我每天早晨起来遛弯，最喜欢去菜园，去看看人字形的篱笆架是怎样被藤蔓一天天攻破、占领的。

此时的麦子，正值灌浆成熟期。在过去，初夏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没什么粮食收获，很多家庭便把自留地里的麦子割了，用手揉搓出绿绿的麦仁，放到锅里炒熟，再在石磨上磨一遍，放嘴里当饭吃，俗称“吃麦仁”。

记得我小时候每到初夏，爷爷吃过晚饭后总喜欢一个人坐在篱笆院里的小桌前喝茶静思，那时的他像极了大自然的听众，静静聆听无处不在的万籁之声。当村庄安静下来，人们能听到牛反刍打嗝的声音，鸟虫练习歌谣的声音，微风亲吻树叶的声音……古日本随笔集《枕草子》里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子规的叫声，更是说不出的好。当初还是很艰涩的，可是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得意似地歌唱起来了……”能是什么时候？还不是初夏时节么！

一夜薰风立夏来，也带来了繁忙的农事，远处，孩子们在院子里、田野里尽情地玩耍，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和新奇；远处，大人们已经在担粪、放水、整田、育秧……生活的美好总是奔波在路上、流汗的季节里，我们终将收获满满，惊喜连连。

浅夏里的小村

邓荣河

进入立夏，从时令上讲虽然进入夏天，但那份夏意尚且浅浅。不过，沉醉于浅夏里的小村，别有一番浪漫。

随着几声惊雷的炸响，干渴已久的小村，终于挣脱了旱魔的纠缠，踉踉跄跄地走进了雨季。经过雨水的洗礼，小村少了几分少男的粗犷，多了几许少女的秀气，添了几多朴素的诗意。

浅夏的田间，小麦们急着灌浆，尽是些招人怜爱的野性勃勃。此时此刻，小村迎来了短暂的悠闲。庄户人知道，汗水与雨水是小村人不可缺少的两道“河流”。于是，在下雨的日子里，他们三五相聚，以浓烈的高度粮食酒，相互传递着对雨水的感激，消解着人生的苦闷、生活的失意。虽然没有煮酒论英雄的豪爽，但把酒论桑麻，别有一份再现实不过的情趣。

晴朗的日子里，藏不住几声鸟鸣的小村则被一树树的枣花香包围着。远道而来的放蜂人，成为小村不请自到的嘉宾。养蜂人虽然从事的是甜蜜的事业，但起早贪黑，很是辛苦。他们那股勤勤恳恳劲，令小村人也心生佩服。当然，精明的放蜂人不会放过任何宣传的机会，逢人就大讲特讲枣花蜜的好处。

到了夜晚，整个小村便被四周的蛙鸣攻陷。那些蛙鸣极具穿透力，可以逾越绵延的麦田，可以涉过潺潺的小溪，可以透过繁茂的树丛，可以翻过高高的院墙。听吧，“咕——呱——咕——呱”，百分之百青蛙版的《人间五月天》。

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”。立夏过后就是小满，接下就是令小村激动不已的芒种。于是，进入浅夏的小村，开始蠢蠢欲动起来，等待收获渴望收获的情绪，在大街小巷肆无忌惮地穿行。大型收割机在做彻底地检修，弯弯的镰刀情不自禁地向磨刀石靠拢……

五月的风

周广玲

吹熟了一些的色彩
蜂拥而来的喜悦
勾勒出这一季特有的性格

立夏时节 田园日益丰腴
谱写繁忙的音符
农人在田间里犁地插秧
弹奏一幅美妙的劳作画面

油菜花凋谢 蜜蜂已散场
小麦开始抽穗
稻菽紫香谷吸飞
渲染着一片成熟的意象

布谷鸟飞过
广袤大地轻点着金黄
忙碌的村口 袅袅炊烟
遥望小满后的景象

麦子孕穗的细声微语
就着星光 焕发新的生机
蛙叫蝉鸣 接下来
要大摆一场夏日的盛宴

立夏时节绿满怀

马晓炜

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。”立夏于布谷声声啼鸣中，挥手与春天作别，推门进入“绿树阴浓夏日长”的季节。

古人云：“立夏，四月节。夏，假也。物至此皆假大也。”从这天开始，意味着春意藏，夏初长，我们告别了繁盛花事谢幕的暮春，迎来了草木葱茏、枝蔓横斜、清丽明媚的浅夏。

与姹紫嫣红的春天相比，夏天的颜色纯粹了许多，虽然还有不与百花争春的花儿在静静地盛开，但是绿色成了主色调。你到田野走一遭就会发现，葳蕤阴翳的林荫道上，随处可见游人频频举起手机，热情与夏天合影；一畦畦、一垄垄的麦苗，绿意无限，颌首微笑在道路旁；开满枝头的蔷薇，在绿叶的衬托下，红的似火，粉的如霞，白的胜雪，氤氲着“满架蔷薇一院香”的诗意芬芳。

享受着一场视觉盛宴，我以为，立夏节气才是最美的模样。没有春的婉约，没有秋的肃杀，更没有冬的冷峻，夏的词典里是一派绿意盎然的生长，它犹如充满朝气的青年，阳光开朗，激情无限，将青春之美、拼搏之美，毫不掩饰，尽情展现出来。那满目葱郁的绿，足可以一扫人们暮春落红的惜春伤春之感，足可以将一个奔放的夏日点燃。

就是如此，面对离去的春天，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，从不忘与春天依依惜别。“时节过繁华，阴阴千万家。巢禽命子戏，园果坠枝斜。寂寞孤蝶，窥丛觅晚花。”唐代刘禹锡的这首《初夏曲》，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将初夏时节惜春情感生动表现了出来。

于诗人而言，在徐徐展开的绮丽初夏画卷里，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，寄托着他们对春天的无限眷恋和对夏天的美好憧憬。而在农村长大的我深知，到了立夏，乡亲们变得更加忙碌了。“春争日，夏争时。”这个节骨眼，小麦扬花灌浆，油菜接近成熟，夏收作物年景已成定局，民谚有“立夏看夏”之说。除草、施肥、培苗，田间地头处处可见忙碌的身影，正所谓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”。与土地朝夕相处的乡邻们知道，只有不误农时，才能不误收成。

“立夏吃鸡蛋，石头能踩烂。”对孩子们来说，立夏了，我们心心念念的除了斗蛋、吃蛋之外，是尝“地三鲜”。所谓“三鲜”，是指蚕豆、苋菜、蒜薹这三样时令食物。

“风暖人间草木香，一笺清淡入夏来。”站在夏的起点，便置身在浅夏最美的时光里，闻着浅浅的香，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暖，我心里满是生长拔节的声音。

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